

主编 顾 铮

Biography of Master Photographer

Ansel Adams:

浙江摄影出版社



摄影大师传记馆

安塞尔·亚当斯

[美] 玛丽·斯特里特·阿林德 著
蔡海燕 刘云雁 译



摄影大师传记馆
安塞尔·亚当斯

主编 顾 铮

[美] 玛丽·斯特里特·阿林德 著
蔡海燕 刘云雁 译

丛书主编 顾 铮
责任编辑 余 谦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高余朵
责任印制 朱圣学

Ansel Adams: A Biography

Copyright © 1996, 2009 by Mary Street Alinder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9-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塞尔·亚当斯 / (美) 阿林德 (Alinder, M.S.) 著;
蔡海燕, 刘云雁译.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5.5
(摄影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5514-0976-6

I. ①安… II. ①阿… ②蔡… ③刘… III. ①亚当斯
, A. (1902~1984) — 摄影艺术—研究 IV. ①J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760号

摄影大师传记馆 安塞尔·亚当斯

[美] 玛丽·斯特里特·阿林德 著
蔡海燕 刘云雁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6 插页：24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976-6

定价：42.00元

总序

顾 铮

不久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谈起,作为摄影出版文化品种之一,世界摄影家传记值得引进,并推介给国内广大摄影爱好者与各界人士。事过不久,丛书责编就与我联系,告知社里已经决定开发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书系。

于是,我从本人收藏的几十本外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家传记中,先行挑选已经在国内摄影爱好者与读者中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十多位摄影家的传记读本,提供给出版社选择并联系接洽中文版权。同时,我与出版社也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现在已经有八本世界摄影家传记的翻译版权已经落实,第一期先推出其中三本。

这套丛书已经洽谈版权并投入翻译的共有八本,涉及八位彪炳摄影史册的世界摄影大师,他们是:安塞尔·亚当斯(美国)、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法国)、比尔·布兰特(英国)、欧文·布鲁门菲尔德(美籍德国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美籍匈牙利人)、爱德华·斯泰肯(美国)、沃克·埃文斯(美国)、优素福·卡什(加拿大)。

这些外国摄影家的创作所涉及的摄影题材和样式包括了风景摄影(亚当斯)、报道摄影(卡蒂埃-布勒松、布兰特)、商业摄影(布鲁门菲尔德)、肖像摄影(斯泰肯、卡什等)、艺术摄影与先锋实验摄影(埃文斯、莫霍利-纳吉)、人体摄影(布兰特)等几乎所有的摄影门类。当然,这里所作的归类并不严格,有的摄影家的摄影实践并不只是固定于一种样式,而是跨越了多种样式,如美国摄影家斯泰肯,既是画意摄影的先驱,也是美国商业摄影最早的弄潮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战事报道摄影的组织者,也是在美国艺术体制中逐步确立现代摄影地位的实际运作者之一。从摄影家的国别看,丛书也包括了欧美各国摄影家,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了解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摄影状况。其中有些人因为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而多有迁徙,国籍有变,其人生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书,更不要说再加上其摄影艺术上的赫赫成就。而从传记的写作

形式看,既有“一本正经”地按照西方传记格式写作的“正传”(如卡蒂埃-布勒松),也有由摄影家本人撰写的妙趣横生的“自传”(如布鲁门菲尔德),更有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学术指向强烈的“评传”(如莫霍利-纳吉)。因此可以说,这批摄影家传记的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实为了解世界摄影史的最佳补充读物,也为我们今后如何撰写这方面的传记提供了标高与范本。

长期以来,国内的摄影读者(至少包括了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者、视觉艺术工作者等)对于世界摄影史的了解大多停留于阅读简单通史型读物的状态,无法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国外更新的研究成果,而基础性的可供参考的相关材料几近于无。世界摄影家的中文传记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印象中仅有两本中译的罗伯特·卡帕传记。因此,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文化人”想写些与摄影有关的文章,但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世界摄影家的“故事”、“逸事”太少,因此,难以涉笔成趣,更遑论敷衍开去。而在摄影教学(可能与摄影史教学关系更大吧)中,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摄影人物的详尽的创作与人生经历作“引子”与“诱饵”,也会流于空泛。而对于这些摄影大师(可惜传记往往只以大师为写作对象)的创作甘苦,阅读他们的传记不失为一种领悟方式。所谓的摄影史教养,其实也与这种种与摄影有关的历史细节有关。相信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的引进和出版,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带动中国摄影家传记写作的繁荣。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把本来相对平面的、甚至是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摄影家“标签”,转化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并进一步加深对于世界摄影史的理解,培养对于摄影史的兴趣。当然,在现有这八本传记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读物与读者见面。感谢丛书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及丛书各位编辑的努力。

2009年3月

目 录

总序	001
第一章 旧金山	001
第二章 约塞米蒂	010
第三章 开拓视野	017
第四章 《半圆顶正面磐石》	030
第五章 西南部	038
第六章 直接摄影	044
第七章 内华达山脉	055
第八章 认同	061
第九章 失心	069
第十章 朋友	076
第十一章 进步	088
第十二章 摄影部	098
第十三章 《月升》	111
第十四章 古根海姆研究基金项目	123
第十五章 纪实摄影	137
第十六章 亲朋离世	153
第十七章 另一条道路	162
第十八章 环保之战	177
第十九章 价值上升	189
第二十章 时间太少	202
第二十一章 生与死	221
第二十二章 流芳百世	240

第一章 | 旧金山

远处传来雷鸣般的轰隆声，低沉而悠远。房子起先只是轻轻晃动，渐渐随着地动晃得越来越厉害。孩子的小床来来回回撞到墙上，4岁的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陡然惊醒，奶妈南妮(Nellie)紧紧抓住孩子的小床和自己的大床，不敢放手。卧室朝西的窗玻璃早已裂成碎片，震耳欲聋的响声令人麻木。1906年4月18日，星期三，凌晨时间5:12:05，旧金山大地震。

地震持续75秒即告终止。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激烈撞击，急剧地释放地球的内应力，震级达到里氏8.25级，差不多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最强的地震。震后不久，旧金山燃气管道爆炸，城市陷入火海，被烧成一片废墟。粗略统计，约500~3,000人在这场灾害中丧生。

南妮牵着安塞尔的小手，穿过二楼走廊，来到他父母亲的卧室，找到了孩子的母亲奥利弗(Olive)。母亲直着身子坐在床上，盯着窗外的金门海峡。没有了壁炉的火光，正好能在黑暗中看到金门海峡。崩塌的砖头砸碎了楼下丈夫新建的温室。安塞尔的父亲查尔斯(Charles)还在华盛顿。

奥利弗开始检查损失。很幸运，只有些罐头和泡菜压成了泥酱，易碎品都破了。奥利弗合计着：一个烟囱、两个壁炉和温室毁了。泥灰墙上满是裂缝，断木在墙头晃。房子乍看还算稳固，但是根基已损。家里的中国厨子老康撞晕了头，没留心壁炉毁坏，晕乎乎地去点火。要不是奥利弗及时阻止，他差点儿把房子点着了。

奥利弗·亚当斯是个做事按部就班的女人，她着手做早餐，把厨房里的炉子拎到门外去做饭，家里稍稍有了些平常的气息。

08:14:28发生最强余震。安塞尔正在花园里玩耍，突然小小的身体被地震抛起又摔下来，脸朝地落在一堵矮墙上。鼻子左边骨折了，流血不止。家庭医生建议等安塞尔长大一点再固定鼻子，安塞尔只好用嘴呼吸。后来他的脸有点不大对称——他戏称，这是因为自己从未“长大”。

1906年,旧金山人口41万,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此次地震与火灾造成约3.5~10亿美元损失,整个城市迅速陷入经济衰退。许多人无家可归,仅仅亚当斯家南边一英里左右的金门公园就滞留了20万人。另一个难民营设在森林覆盖的军事基地普雷西迪奥,就在亚当斯家北面。亚当斯家也收留了很多亲戚朋友,帐篷几乎搭到了隔壁邻居家。

旧金山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东方弥漫着烟雾,街上人流涌动,失去家园的人们带着仅存的财产奔命,安塞尔好奇地看着这一切。夜幕降临,远方的火光越发明亮,直到4月21日星期六清晨7时,大火才熄灭。起火的地点离亚当斯家只有3英里远。多年后,安塞尔回忆道,尽管他一直呆在安全的地方,但是那场地震和火灾构成了他对于人类悲剧最直接的体验。

东海岸很难得到火灾地震的准确信息,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言说旧金山全毁了,后来又遭遇了海啸。身在东海岸的查尔斯·亚当斯不顾一切地登上西去的第一班列车,经芝加哥转车,一路往家赶。火车停靠里诺时,站长为焦急的旅客们带来了邮件和电报,查尔斯也收到了奥利弗父亲的平安信。他从奥克兰出发,乘船穿越旧金山海湾,于4月23日星期一到达旧金山,此时地震已经过去5天了。他获得进入地震灾区的通行证后,终于进城与家人团聚。家人平安无事,房子也几乎完好。

1850年,查尔斯的父亲威廉·詹姆斯·亚当斯(William James Adams)年仅21岁,听人说起加州的淘金热,就从缅因州的家乡汤姆斯敦来到旧金山碰运气。小伙子挖矿一无所获,却很有经营头脑。他在萨克拉曼多开了一家杂货批发店,开始做矿工的买卖。至1856年将店铺转让时为止,威廉在小店赚了不少钱。他回到缅因州娶了个有钱的年轻寡妇卡桑德拉·希尔斯·麦金太尔(Cassandra Hills McIntyre),这位夫人年仅20岁,有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第二年,也就是1857年,夫妇俩乘船迁往旧金山的新家。威廉为新婚妻子考虑,觉得陆地旅行太危险,所以走了海路。不料船行至巴拿马地峡时,夫人患上了南美锥虫病(一种热带寄生虫病),失去了一头美丽的卷发。他们刚到旧金山就遇上了强烈的地震(当然,强度比不上1906年地震,城市很快就重建起来),以至于卡桑德拉完全搞不清当时的状况。

威廉立马干劲十足地创办了一家木材厂,采用垂直结构管理。他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林地、锯木厂和一艘船,迅速重建的旧金山急需这类物资。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安塞尔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然而他的家族却是靠砍伐红木林发家的。

1870年,旧金山通讯录上标有“亚当斯-布林木材公司,普桑林巴办事处”。经营有方的威廉·亚当斯在城南30英里的门洛庄园郊区,占地54公顷建起了一座有着23个房间的豪宅,取名“橡树花园”。1886年的通讯录上,“威廉·詹姆斯·亚当斯”的姓名以大号字刊出,名字下面写着:“木材、商业及华盛顿木料加工商,办事处:斯图沃尔17号码头;住宅:门洛庄园。”

威廉不仅做木材生意,还在市中心买了不少房地产。旧金山的街道上纵横交错着私营的电动车轨道,为不断扩张的城市提供交通运输。威廉获得特许经营权,建造了旧金山的主要线路之一——码头有线电车道。

威廉和卡桑德拉生了5个孩子——3个女儿和2个儿子。大儿子威廉从医,拒绝接手父亲的生意,而是由生于1868年的小儿子查尔斯·希区柯克·亚当斯(Charles Hitchcock Adams)承担了家业。那个时代绝对不会考虑让3个女儿卡桑德拉(Cassandra)、萨拉(Sarah)和奥利弗(Olive)继承家业;她们的命运就是安于一份可靠的婚姻并对丈夫绝对忠诚。

查尔斯是个好儿子,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和聪明的大脑,对科学着迷,尤其喜欢天文学。1886年他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可惜只读了两年书就被父亲召回去操持家业,从此走上了痛苦的商业道路。

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查尔斯在1896年娶了奥利弗·布雷(Olive Bray)。两人最初在旧金山的社交活动中经人介绍相识。奥利弗比他大6岁,也比他认识的其他女性老成得多。同时,查尔斯的姐姐也叫奥利弗,这个名字大概也给他带来许多亲近感。

奥利弗小名奥妮(Ollie),和妹妹玛丽(Mary)来自内华达州的卡森市。安静的西部郊区的小镇生活和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差别很大。奥妮的父亲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远离巴尔的摩的老家去西部碰运气,路上遇到了俄亥俄州出生的南·希勒(Nan Hiler),比他小10岁。1861年,两人在艾奥瓦成婚,第二年,奥妮出生。1864年,年轻的夫妇乘火车来到内华达州,在卡森市定居。布雷开了一家车马出租货运公司,却多次投资失误,在社交界算得上赤贫。

奥妮是勃朗宁读书会的成员,晚上常常大声朗读着著名的浪漫诗侣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与伊丽莎白·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甜美诗行。她会弹钢琴,对瓷器绘画也非常在行,甚至还能驾驭马队。

妹妹玛丽傻乎乎地单恋上了身为有妇之夫的当地医生,一生再也没能爱上别人,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处女。她脾气温和,整日待在家里替父亲管管账目,打理琐事。

1902年2月20日星期四下午,奥利弗和查尔斯唯一的孩子安塞尔·伊斯顿·亚当斯(Ansel Easton Adams)出生于枫林街114号的出租公寓内,这个旧金山中上阶级的居民社区被称为西增区。小安塞尔还不会发“查理”的音,总把父亲叫成“卡利”(Carlie),此后卡利就变成了父亲的昵称。安塞尔的出生是卡利·亚当斯一生最快活的事情,他常常提到这一点,并一直像珍宝一样温柔地爱护着儿子。卡利亲昵把儿子称为“安斯”^①,而安塞尔则叫他“波波”^②。

卡利觉得旧金山空气污浊,到处是煤烟雾气,极不适合儿子的成长,于是花了900美元在市中心办事处西边不到5英里的二十四大道上买了3块相连的土地,每块地都有25英尺宽。那里原本只是一片沙丘,好在能够一览横跨海峡的金门大桥和远处的马林海岬。他用家族木材厂的木料建起一幢二层小楼,外层糊以泥灰并砌上鹅卵石,房子两边还各有一个花园。

1903年4月2日,亚当斯一家搬进新居。卡利在前院种了一棵诺福克棕榈作为圣诞树。这棵

①Ants,取音译,意译为“小蚂蚁”。

②Pop,取音译,意译为“跳跳”。

大树至今依然高耸挺立，荫蔽邻里。卡利没有购买北边那块地，他觉得那样不牢固的地方不能造房子。可惜卡利失算了一——不久，那块地就被别人买去造了房子，亚当斯家窗前的风光景致几乎消失殆尽。

不远处的罗伯斯河流经亚当斯家，向北汇入太平洋。这条溪流成了安塞尔的秘密堡垒，他摸索过那里的每一寸土地，熟悉每一个角落和裂缝，惊叹于这里的“居民”——甲壳虫、蝴蝶、蝌蚪和青蛙——他还曾经小心翼翼地把小虫钉在大头针上。父母亲常常从河岸采来野花为奥妮的瓷器画做颜料。

安塞尔一点点长大，他的世界大大扩展，延伸到罗伯斯河下方半英里的贝克海滩，远至西边无尽的海崖峭壁。他活泼好动，常常在碎裂的绝壁上爬上爬下，在沙滩上游窜，高高兴兴地捡回浮木给家里的壁炉生火。他欣赏雾气飘浮在空中的样子和阳光在雾气中不断变幻着的色彩。周末往往和家人呆在橡树花园，有时也会与朋友在圣塔克鲁红木林的山间小筑度假。

安塞尔是个孤独的孩子，他喜欢亲近大人而疏离同龄人，因而朋友较少。他个子瘦小，眼睛微凸，耳朵也凸出来，就像一只小松鼠，再加上歪鼻子和张开的嘴巴——不知是为了呼吸还是因为他唠叨地讲个不停——使他在其他孩子面前显得很怪异。

安塞尔好动，否则就会不得安宁，他的心随着身体的运动而雀跃。他也小小尝试过滑轮和高尔夫，但却没有多少耐心玩游戏。这种情形如今被称为多动症，而在当时，人们只当他是麻烦精。家族企业华盛顿木材厂一度是旧金山最成功的木材加工厂，威廉本人也被称为“木材业之祖”。然而威廉不相信保险，卡利和奥妮婚后不久，家族事业就因为一系列火灾和船难而不断滑坡，据说损失了27条船和6个锯木厂。1951年卡利过世前，传记作家南希·纽霍尔为撰写安塞尔传记《雄辩的光线》(*The Eloquent Light*)而采访了卡利，而他就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损失的。卡利似乎将一切灾难归于“天意”，所以言辞之间可能夸大了其传奇色彩。

在1947年那场值得争议的采访中，卡利将经营不善归咎于1897年至1907年之间的经济衰退。当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股市崩盘，银行陷入困境，不断催逼还贷。威廉身负高额抵押贷款，试图重建一年前毁于地震火灾中的旧金山办事处。

1907年8月2日，威廉这位78岁的老人过世，只留给卡利不多的钱、大量抵押贷款所产生的债务，以及重振家威的殷切希望。就在这时，奥妮的妹妹玛丽与父亲查尔斯身无分文，前来投奔亚当斯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他们过世。查尔斯卒于1919年12月29日，玛丽卒于1944年8月1日。

卡利小时候曾经跟着父亲去过木材厂，堆成小山的锯木屑引发了他的兴趣，他思索着怎样将这些木屑转化为商业利益。他在加州大学读化学的时候，实验出一种方法，可以利用这些木屑制备出200 proof酒精度^①的工业酒精，为此获得了一项专利，同时还能巧妙地把副产品纤维

^①proof 酒精度为美国、加拿大通用的表示法。它与欧式百分比法(在欧洲、日本等地通用)的换算方式如下:proof 之值等于百分比值之两倍,如 80 proof=40%。——编者注

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混合作为牛饲料。

1911年,卡利从海德洛克旅行回来,发现木屑仍然非常便宜并且货源丰富,于是决定将自己的专利用于生产。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便找了几个合伙人,其中包括他的律师乔治·莱特(George Whight),还有姐姐萨拉的丈夫安塞尔·伊斯顿(Ansel Easton),他是一位无业人士。

甘蔗也能生产工业酒精。卡利的成功极大地威胁了夏威夷的糖商,他们大量购买公司股票,收买伊斯顿和莱特,摇身一变成了大股东。安塞尔记得,他们解雇了卡利的人马,毁掉了工厂。卡利带着形同废纸的46%的工厂股份,经济上大受损失,情绪极其低落。他被自己的姐夫和律师双双出卖。

直到1932年,安塞尔才知道叔叔背信弃义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常常使用自己的全名:安塞尔·伊斯顿·亚当斯。但是自那之后,他再也不用中间名“伊斯顿”,甚至连简写的“E”也不肯用。

多年后,安塞尔仍然无法释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十二三岁。我知道出事了,家里的厨子、女佣和家庭教师都走了,一切家务事都得自己动手!”奥妮和玛丽婶婶开始亲自下厨,厨艺日益娴熟,甚至能徒手用打蛋器制作蛋黄酱。

卡利不得不出门求职。他大约从1912年开始为西岸人寿保险公司拉保险,这是一份异常艰辛而又毫无成果的工作,有时一天走12英里也很难拉到保险合同。

后来,他总算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旧金山商会担任秘书。他在这个职位上从1917年一直干到1940年。繁琐的公务结束后,他每天都回到二十四大道129号的家里,和儿子待在一起,这是他热爱家庭的最重要表现。奥妮是个严厉而挑剔的女人,随着卡利的事业每况愈下,她对丈夫的数落也越来越厉害,再加上可怜的玛丽婶婶和板着脸的祖父查尔斯,家里的气氛冷冰冰的。

卡利开始沉迷于天文来摆脱烦恼。他买了一架三英尺长的望远镜,在晴朗的夜晚悠然地观察天空,这使他感到非常愉悦。他和安塞尔一起观测天文,两人曾经在汉密尔顿山和圣何塞西南的观测点进行过严格的观测。卡利加入了太平洋天文协会,并充当财务秘书达25年之久,从1925年到1950年为止,每个月拿100美元的津贴。他成了这个组织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会员之一。

卡利只对一个问题立场坚定,他坚持认为,安塞尔不应该经历他那样的生活。虽然自己只能养家糊口,但他却鼓励安塞尔寻找更重要的生命责任,而不要受传统思想束缚。尽管经济拮据,卡利却让心爱的儿子总是有钱可花。

安塞尔9岁时,卡利和玛丽婶婶开始共同承担他的家庭教育。安塞尔喜欢看书;刚开始,慈爱的父亲念给他听。他很快学会了认字,开始自己看书,尤其喜欢读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和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写的小说和文章。8岁时,玛丽婶婶给他读《普卢塔克儿童读本》,这个系列包括《希腊故事》、《罗马故事》等,他迷上了亚历山大、伯里克利、阿尔喀德斯、狄摩西尼、安东尼、恺撒和布鲁图,这些故事和人物给孩子指引着一条英雄的道路。

卡利和奥妮不去教堂。安塞尔回忆说,他是作为一个异教徒长大的。卡利信奉精神导师爱

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爱默生卒于1882年,他的自然哲学将欧洲浪漫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在新国家建设的艰难过程中渐渐发展起来)相结合,使超验主义概念深入人心。这种思想认为,一切生物都与宇宙灵魂有所关联。

爱默生虽然也是一神论牧师,但他强调个体体验,认为人能上帝直接交流,而无须通过宗教形式和神职人员。他指出,宗教——事实上,一切体验皆是如此——仅个人层面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个性主义和不守陈规才是万物的普遍法则。他以丰富的作品和人生的例子表明,一个独立的人有责任、有力量来保持良心和道德。

爱默生的思想获得了卡利的共鸣,他反复阅读哲人的作品,那些书都被摸得毛了边。早年,卡利信奉“自然决定了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他依照爱默生的这一理念培养儿子敬畏自然,将自然作为通向永恒的捷径。爱默生强调社会责任,卡利也按照西部拓荒者的传统,乐于将自己的所得与他人分享,儿子安塞尔也是如此。

卡利出远门推销保险时,玛丽婶婶负责教育安塞尔。她崇拜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这位作家、演讲家以及“著名的不可知论者”深信:“不存在罪恶,只存在愚昧”。玛丽婶婶保存着一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鬼魂及其他演讲录》(*The Ghosts and Other Lectures*),书里贴着一篇长长的剪报,刊登着1896年4月12日英格索尔在芝加哥米利顿教堂的演讲片断:

白日高悬的天空,才是真正的教堂;只有自然的诠释,才是真正的牧师……愿智慧之光普照大地。

诗行中的感慨正合卡利之心,也构成了安塞尔毕生信仰的基石。他用一生的时光,通过自身的经验和视角来诠释自己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综合了爱默生与英格索尔(后来还加上爱德华·卡彭特)的思想。

1911年,安塞尔总算在离家不远的罗尚博学校开始上学。他一坐进教室就动个不停,总想往外跑,老师问话时常常不合时宜地笑场,最终被罗尚博学校开除。他又转了几家私立学校,都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开除。

安塞尔在求学过程中饱受打击,情绪很不稳定,动辄哭个不停。家庭医生建议每天下午把他关进黑屋里静心反省两个小时。然而这种治疗方式令热爱自然的孩子完全无法接受。事实上,学校本身就与他所热爱的罗伯斯河附近的环境截然不同。他在教室里很受束缚,填鸭式的机械记忆教育模式对他毫无帮助,因为他早已在自然的世界中找到了最重要的意义。

安塞尔虽然很不适应学校教育,但他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曾经办过一份社区报纸,名为《西泥公园闲谭》(*West Clay Park Snooper*),一连发行了几十年。安塞尔10岁时,常常在土地开发承包商斯蒂芬·A·伯恩(Stephen A. Born)的办公室里玩耍。伯恩为人慷慨大方,闲下来就教他绘画、打草图和画透视的技巧,还常和小家伙一起冒险,有一次开锐欧摩托带他出门兜风,头发在

空中飞扬。伯恩把摩托车时速提升到80英里,一边加速一边吓唬小家伙:如果轮子飞了,他俩会被摔成肉酱。安塞尔听了浑身战栗,心里却快活不已。

安塞尔12岁迷上了钢琴曲,喜欢听邻居家16岁的亨利·柯尔(Henry Cowell,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教育者和钢琴家)弹奏亚当斯家的钢琴。这架直立式钢琴比柯尔家的那架好不了多少。以前安塞尔也曾经一人撑起个乐队的样子,给家人演奏取乐,他右手弹琴,右脚踩踏板,左脚击鼓,左手执口琴。然而,柯尔的钢琴演奏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奥妮给儿子买了一本钢琴乐谱,小家伙坐在琴边弹奏起来。1914年,父亲写道:儿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学会了弹钢琴。安塞尔约17岁时便有了所谓的照片式记忆:对一页文字或乐谱扫一眼就能记下来。这对他的音乐学习很有帮助。父亲本来就相信儿子很特别,这时愈发确信他是个天才。

安塞尔在对音乐的亲和力和天赋中发现了自己,他需要创新感,这种直觉般的感受正是生命的冲动,他努力寻找和创造图案,努力在生活的混乱中开辟秩序。音乐满足了青年安塞尔的心,正如摄影在今后的生命中对他的影响那样。音乐是他的港湾,他在音乐中第一次感受到内心激荡的情怀,而演奏是表达这些情绪的恰当手段。在此之前,他的人生毫无目标,一团混乱;直到钢琴创造出美感,他才第一次触摸到了永恒。

安塞尔曾经师从好几位音乐老师:玛丽·巴特勒(Marie Butler)、弗雷德里克·泽尔(Frederick Zech)、本杰明·穆尔(Benjamin Moore)。他们都强调对音乐的热爱与艰苦训练。技艺一脉相承;流畅的表达首先需要完全掌握演奏技艺。安塞尔的音乐学习给他带来了一种结构主义人生观。他决定以音乐作为终生职业,以成为一位钢琴大师作为人生目标。

1915年,开明的父亲坚信爱默生的训诫——人生是最好的导师,他将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了特别的儿子: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会展(San Francisco's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进行为期一年的观摩。博览会正好在安塞尔13岁生日那天开幕。博览会和音乐教学便充当了这一年的学校教育。事实上,前者对于安塞尔的影响不可估量。

旧金山从地震和火灾的重创中日渐复苏,巴拿马运河自开通以来,无数海轮如潮水般涌来。博览会见证了这一切,炫耀着最新的工业、科学和艺术成就,还特意提到了硅谷。这正是13岁的小家伙最感兴趣的东西。博览会上有过山车、旋转木马、巨大的蹦床,还有“航空器”,其实就是一辆大车,能载人升上285英尺的高度。

安塞尔每天都参与博览会的活动,无意中在内华达举办了第一次公开的钢琴演奏会,父亲将当时的盛况形容为“听众几无立足之地”。

安塞尔听了许多讲座,却很少向那些博学的演讲者提问。其中一位演讲者是伊斯特·考斯特(East Coast)博物馆馆长,是建筑学等方面的专家。6年后,安塞尔虽然记不起演讲者的姓名,却记得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安塞尔：我不明白。

馆长：不明白什么？

安塞尔：自然界并没有真正的直线。

馆长先生想了好一会儿，如是答复：

馆长：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自然界的确存在直线。

安塞尔：是啊，我知道，水晶里面有一些直线，破裂面也有吧。但是自然界99.9%都是流动的事物，很难形成直线。身体结构中就没有直线。

馆长先生无法回答。两周后，安塞尔与他再次偶遇，他热切地赞赏了小问题家的观点。

安塞尔满腹好奇心，时常在博览会玩耍，认识了不少参展者。有人很慷慨地邀请他在道尔顿加法机上给观众们作演示，但是最吸引他的却是安德伍德打字机的演示工作。这件演示品是一台巨大的打字机，大小是此公司生产的标准打字机的1728倍。尤其令安塞尔难忘的是，在展示人类写作历史的旋转展台旁，安德伍德公司负责展会的工程师给他讲解了那个神奇的旋转展台的秘密。安塞尔一直保守着秘密。

安塞尔还参观了被称为“现代艺术最重要的藏品，美洲独一无二”的艺术展馆，有人甚至声称其水准超越了著名的1913年纽约军械库展，成为当时绘画和雕刻艺术最重要的国际展会。

虽然博览会上的大部分展品都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品，但确有一些重要作品例外。安塞尔参观了许多绘画般的摄影作品，包括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的3幅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给安塞尔带来很大冲击。他还看到了印象派大师莫奈(Monet)、毕沙罗(Pissarro)、雷诺阿(Renoir)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蒙克(Munch)、罗丹(Rodin)、卢梭(Rousseau)、透纳(Turner)、戈雅(Goya)、提埃坡罗(Tiepolo)、凡·戴克(Van Dyck)和丁托列托(Tintoretto)等人的作品。意大利未来画派巴拉(Balla)、波丘尼(Boccioni)、卡拉(Carra)、塞韦里尼(Severini)等人的作品则是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未来画派抵制纽约军械库展，因为该展会拒绝给他们提供独立的展览空间，所以他们在旧金山参展算是对军械库展作了有力回击。

安塞尔回到家便翻出各色蜡笔作了一幅抽象画。13岁孩子的作品大胆而稚嫩，题名为《C·H·亚当斯先生的补充动态》(Complementary Dynamism of Mr. C. H. Adams)，并留下了1915年的字样。这张运用未来画派手法所作的父亲画像，从内容到名字，明显受到展会上所见的巴利名画《高速摩托的动态分解》(Dynamic Decomposition of a Motor in Rapid Movement)的启发。

多年之后有人问道，这些展览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安塞尔回答说：“我不太记得……似乎对许多画作很有感觉，而对雕像则没有什么好感。绘画很抽象，你能够在脑海中肆意创造。但是雕像却是能够触摸的东西，就像一块岩石或一棵树木那样。我很不喜欢展会上的某

些雕塑。”

阅读、音乐、天文、爱默生、英格索尔、巴拿马太平洋国际会展、罗伯斯河以及浩瀚的太平洋——安塞尔的心灵里煨着一锅营养丰富的鸡汤。卡利带着他在沙丘上漫步，他们温情地望着太平洋海水穿过金门大桥，涌入旧金山海湾。安塞尔意识到，虽然他酷爱音乐，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他一生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并非他能够获得最大成就的选择。父亲的热情不露声色，他只是鼓励孩子无须匆匆决定自己的未来，即使要花25年才能发现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迟。卡利相信安塞尔的人生不会荒废，就像他曾经相信自己那样。

第二章 | 约塞米蒂

1916年春,安塞尔得了一次重感冒,卧床休养了许久。玛丽婶婶给14岁的小家伙找来很多书消遣,其中一本就是哈钦斯(J. M. Hutchings)的《深入内华达山脉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Sierras*),书中的世界拨动了孩子的心弦。安塞尔迷上了书里的约塞米蒂(Yosemite)峡谷的探险故事,尤其是此书正如封面宣传的那样“插图丰富”,共有152张地图、雕版画和图片。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激发着安塞尔的想象力,哈钦斯的书与他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展会南太平洋展厅所见的立体模型不谋而合,再次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那些展品他只见过一眼,内容无外乎作者在红木林、沙斯塔山、塔霍湖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峡谷中的个人经历,却也足以打动他的心灵。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自70年前声名鹊起,人们都知道加州附近内华达山脉的壮丽峡谷。1849年10月,两个淘金者在猎熊途中被峡谷所阻,其中一人在日记中这样描绘脚下的峡谷:“周围峭壁陡立,约3,000英尺,令人惊叹不已。”巨大的花岗岩板块就是著名的半圆顶(Half Dome),乍看起来像被整整齐齐切成两半的面包条。

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在以后被称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峡谷居住了4000年,阿瓦尼人(Ah-wahnee)也至少在此居住了800年。他们把自己伟大的家乡称为阿瓦尼,也就是“开口之地”的意思,这个名字就隐藏在山脉之间。

19世纪中叶,外来者怀着淘金梦,如潮水般涌入加州。当地印第安人为了保护祖先的土地而不断骚扰闯入者,为此联邦政府勒令内华达山脉中部的部落离开原住地,搬至弗雷斯诺河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居住,阿瓦尼人拒绝了这项傲慢的命令,于是政府组织玛利波萨军队(Mariposa Battalion)迫使印第安部落屈服。1851年3月27日前后,人们涌进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峡谷。玛利波萨军队的队医拉斐特·邦内尔医生(Lafayette Bunnell)这样写道:“没有来过此地,没有见识过

大峡谷之美的人们,完全无法想象我此时的感受……只觉得一股激流涌遍全身。”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得名的缘由至今仍然难以确定。或许邦内尔努力与阿瓦尼人交谈时,把峡谷的名称错听成了“优塞米蒂”(即“灰熊”),再加上一些发音变化,就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还有些人认为,此名是用熊来比喻好战的阿瓦尼人,又或许白人战士们借用这个词形容自己像熊一样勇猛。第四种说法最为有趣,在阿瓦尼人的语言中,“优一彻一麦一蒂”意思是“杀手在此”。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这个名字或许正是阿瓦尼人对于玛利波萨军队的称呼,此间回荡着白人对峡谷的血腥掠夺。

好奇的冒险者到来后不久,阿瓦尼人不得不撤出峡谷。作家们写着歌功颂德的书卷,书中并没有公正地对待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历史,然而他们至少说对了一件事:巨大的信仰冲突一触即发。1874年,马车道修建完工,2656名游客参观了峡谷,林间布满了新开的小道和简陋的旅馆。只有50名印第安人留了下来,大部分都是旅馆的女佣或者修路工人。

迷住安塞尔的那本游记作者J·M·哈钦斯,作为《加州杂志》(*California Magazine*)主编,写了许多关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之美的书,宣传这一旅游胜地。1864年4月,哈钦斯成了峡谷里最大的旅馆业主,甚至被当成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大管家。

1864年,南北战争震动全美,林肯总统签署国会法令,第一次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峡谷列入加州政府的保护范围,为国家保留这片美丽的土地。一支笔,而不是一把剑,从此决定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命运。加州被委任“以下列条件接管此地:房屋及土地归公众使用、度假及休闲,并不可转让。”长期以来,人类始终认为,土地应当用于打猎、耕种和建造房屋,否则就毫无价值。或许美国人只有征服了全国的土地直到太平洋沿岸,才会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必须保存下来。

1916年,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成了设施齐全的度假胜地。哈钦斯的作品激发着安塞尔的想象力,他惊讶地发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离旧金山只有两天路程。父亲曾经答应过带他出门旅行,安塞尔决定,一定要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卡利事先订好了旅馆,1916年6月1日,卡利、奥妮和安塞尔登上了去奥克兰的火车。玛丽婶婶和布雷爷杳呆在家里,因为可怜的小猫布林克离不开她。

安塞尔在火车上很兴奋。窗外风景变幻,从污秽的城市到青草漫布的山丘,火车缓缓驶入圣华金河峡谷。他们在麦塞德下车,在旅馆吃了一顿不错的午餐后,便登上了去约塞米蒂峡谷的火车,驶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山门埃尔博萨,这趟火车被人们戏称为“天堂近道”。

酷热从地面散发,气温竟有华氏一百度,亚当斯一家被旅行服裹得严严实实。奥妮让安塞尔和卡利把外套脱了,自己却仍然包得紧紧的,只是松了松衣领透点风。她穿着束脚裤和高领外套,穿得很体面,只是浑身被汗湿透了。

晚上,他们在奢华的四层酒店埃尔博萨旅馆过夜,那里有两个餐厅,还有台球室、音乐房、酒吧和理发店,安塞尔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天刚亮他就醒了,急不可耐地登上了硕大的敞篷旅行大巴,进入了峡谷腹地。大巴在满是砂砾的山道上颠簸,走了10英里才爬了2,000英尺高,